

循

咳

纂

聞

循陔纂聞序

隋書經籍志云雜者兼儒墨之道通衆家之意蓋出史官之職也放者為之不求其本材少而多學言非而博是以雜錯漫羨而無所指歸蓋言雜述之非易易也又云小說者街談巷語之說也傳載輿人之誦詩美詢于芻蕘故道聽塗說靡不畢紀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蓋言小說之亦有取爾也晉張華撰張公雜記一卷雜記十一卷宋徐益壽撰記聞二卷梁沈約撰俗說三卷雜說二卷袖中記二卷類雜家言也梁顏協撰瑣語一卷殷芸撰小說十卷伏櫛撰通說一卷類小說家言也後世乃合而一之非復經

經籍志之舊矣然要其指歸有在體例固不足限也海寧  
周君耕厓砥尚素業所著循陔纂聞二卷上引墳典旁援  
子集下及稗官家說參錯異同研覈詳審殆所謂擇言必  
雅者歟剖釋經義釐訂史謬又采雜史傳記中之可以旁  
引曲証者一一書之殆所謂博取而約守者歟其持論平  
允諷刺深長不泥於古不背於今殆所謂語若衡平且無  
戾時俗者歟披其篇章衆說脩列攬其意趣途轍分循反  
循反覆尋玩津涯靡測殆所謂宗旨宏遠難得其要領者  
歟綜此數長以追媿張華顏協諸君駿馭乎欲突過前人  
矣哲兄致堂與余己亥同歲而君兄弟皆未及見迨官山

左始識長君虞嘉近過海寧復識次君紀君皆能讀父書  
紹其家學因從紀君許得讀遺書此其一斑也君所著孟  
子四考已見賞於名公卿久傳海內其校注馬氏意林亦  
於三十年前讀於鮑氏知不足齋此外未刻者尚有讀相  
臺五經隨筆讀易纂略季漢官爵考經史避名彙考兩浙  
地志錄寧志餘聞動植小志三餘撫錄自治偶鈔四部腐  
眼錄及文集八卷詩集二十六卷可謂富矣今就所見循  
咳纂聞聊綴數言以志悅服而在君之著述則猶吉光片  
羽耳不可即此以例其餘哉嘉慶二十五年立秋日武進  
趙懷玉力疾拜序時年七十有四

循陔纂聞卷一

海寧周廣業耕厓甫著

門人沈俊堯明錄

男

勲常重錄

清異錄云桑維翰未仕時緼衣藍縷穿結類鳳尾謂之鳳尾袍其名較懸鶉了鳥為雅

傳國璽改稱為寶始唐元宗開元六年

今雜樂器中有所謂漁鼓簡板者漁鼓截竹為之長二三尺用油膜鞞其一頭以手拍之稗史彙編云靖康初民間以竹徑二寸長五尺許冒皮於首鼓成節奏其聲似曰通通詐是始於北宋也簡板用竹緊厚者兩片治之

長二三尺手中相擊為節其聲舒緩以節漁鼓有一種  
長數寸者紺珠謂之簡子其聲緊促以節小擔鼓惟市  
兒唱小曲者用之不入太常之掌也

物類相感志云姪娘人欲男將斧潛安床下刃著下必生  
男欲驗之者但將斧刃向下於雌鷄伏卵時試之盡出  
雄鷄也按劉熙釋名斧甫也始也凡欲制器必先以斧  
伐木已乃制之又曰父甫也始生已也斧有父義蓋取  
諸此

莊綽鷄肋編云釣絲之半繫以荻梗謂之浮子視其沒則  
知魚之中鉤韓退之釣魚詩曰羽沉知食駛是唐世浮

以羽也近則以文章草心為之貫緡之半纍纍相屬可  
六七枚視荻梗為尤勝邵子漁樵問答漁者曰吾以六  
物具而得魚竿也綸也沉也浮也鈎也餌也沉不知何  
物今釣者於近鈎處綴以小錫塊如粟米大謂之墜其  
即此乎

碁枰謂之本野狐言其盡惑人如狐也亦謂之鬼陣舊傳  
堯造圍碁以教丹朱皮襲美辨其非是謂必始自戰國  
縱橫者流然用心猶賢孔子固嘗言之正不特巴邛橘  
叟遊戲塵寰也至漢馬融乃作圍碁賦班固作碁旨講  
求既精機變益出究其大要祇王無功雙關防易斷隻

眼畏難全魚鱗張九拒鶴翅擁三邊四語盡之初亦無甚理趣而足以墮事功耗神力中散一論誠砭石也吾邑有施甲范乙者以此擅名三十年所居蘇村遠近十數里聞風效習者幾於家坐隱而戶手談矣爭勝則渾忘爪葛諱輸則不辭嚙子世道人心因以敗壞所關殆非淺鮮抑余聞施范之誨人也必先與對局下子既定乃盡壞之旋復自為次第指授曰某着是某着非不差一道謂之默碁昔王祭觀人圍碁輒能記憶碁者不信以帊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較無一誤北齊王孝瑜好讀書覆碁不失一道唐高智周覆碁誦碑無謬者明隆



萬間闔子明圍碁為京師第一終日對局令次第再布不差一子藝士之微竟與文人分席所謂用志不紛乃凝於神者歟效之者徒竊其機詐耳。俗語觀碁不語真君子言觀碁者互有袒護宋徐羨之工棋觀戲常若未解當世倍以此推之則古今人情畧同也

隋地理志豫章俗頗同吳中一年蠶四五熟勤於紡績亦有夜浣紗而旦成布者俗呼為鷄鳴布今江西不知何如予季弟嘗客建昌云其地率不事蠶桑吳中至今稱盛至杭郡之海寧嘉郡之桐鄉石門鄉民挹布赴墟多在五更買紗亦然蓋以日出使湏力作不遑入市故也

寔非成於旦

豆腐淮南王作名菽乳虞集序曰鄉人呼為來其一名黎  
祈陸放翁詩拭盤堆連展洗脯煮黎祈。淮人以麥餌  
為連展

羅文恭公云宋文信公至景泰中賜謚忠烈人多不知余  
閱王弇州文天祥論祇稱信公其後有如臯李道生之  
本評云推文忠烈公之才自是確論道生及凡大生之  
椿係萬厯天啟時人與弇州先後已知稱忠烈何弇州  
獨未之知耶宜文恭之有是言也

鄒子名熊毅人年九十為文王師周封為楚祖著書二十

有二篇為子書之冠見漢書藝文志道家今佚不傳其散見者賈誼新書脩政篇所引七條文選注所引一條今世本所存十四篇皆無之明楊文憲公慎齋子論據此斷世本為贗而欲取賈誼書中七條以補之誠為有見王元美世貞又掇舉世本中如禹據一饋而七十起禹得七大夫有所謂東門虛南門蠕西門庇北門側者頗近於戲又末篇昔者魯周公使康叔往守于殷云云皆極其淺陋決為偽書升菴又稱新書七條如和可以守而嚴可以守不若和之固也云云皆正言確論則知二公所言但指世本為偽如劉炫之偽三墳張霸之偽

書劉歆之偽周禮李奎之偽陰符阮逸之偽元經耳非  
謂本無是書而後人憑空結撰也余壬午科試策問諸  
子源流余文云最先有鬻熊子閱者批其旁曰偽書也  
是誠然矣但未知執筆者意中曾知有真本鬻子否也  
。鬻熊列子作粥熊賈子新語作粥子。劉向新序曰  
文王學乎鉞時子斯。唐藝文志有逢行珪注鬻子一  
卷馬總意林亦首言鬻熊著子二十二篇今一卷六篇  
唐世已止六篇何今反有十四篇其為偽書益無可疑  
意林所載有云發政施令天下福謂之道上下相親謂  
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信而能和

者帝王之器聖主在位百里有一士猶無有也王道衰  
千里一士則猶比肩也知善不信謂之狂知惡不改謂  
之惑又云昔文王見鬻年九十文王曰嘻老矣鬻子曰  
若使臣捕虎逐麋臣已矣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此二條  
亦可取補 文選江淹恨賦李善注鬻子曰君王欲緣  
五常之道而不失則可以長矣鬻列子作粥

通鑑云殷武乙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博不勝而戮之  
為草囊血仰射之謂之射天獵于河渭之間暴雷震死  
邵氏聞見錄載張芸叟云嘗見唐野史言明皇為李輔  
國所弑肅宗知其謀不能制不數日雷震死翻譯名義

集云夏赫連勃勃據夏州克暴無厭以殺為樂後為天  
震死及葬又震出之一不敬一不孝一不仁天之殛之  
不以人君貸也宜哉此見郭青螺集中按甘石星經雷

電二星主興雷電霹靂五星主興天威擊譬萬物夫禮

樂刑政王者之大法天子禮樂政俱無可見獨于刑則

威怒震疊婦稚知畏何也天亦有所不得已也故中古

始有之肅宗雷震之說不見正史芸叟所云未知何如

建巳月甲寅聖皇天帝崩又曰建巳月為四月丙寅開

廐使李輔國飛龍廐副使程元振遷皇后于別殿殺越

王係克王儁是夜皇帝崩于長生殿通鑑綱目云帝仲

春寢疾及太上皇崩哀慟疾遂萬李傑世史類編云帝

開宮中兵亂驚怖崩今計肅宗之崩去元宗纔十三日

或云哀殺或云驚怖未自有云震者而寅李傑作丁卯又

新唐書言  
宗性純孝

雷為天鼓人有罪惡多者霹靂而死商武乙其最著者也  
春秋書震夷伯之廟左氏謂展氏有隱慝後世雷公電  
母引鼓操椎益神其事每歲夏秋傳聞雷擊者不下十  
數人按京房易傳曰君承用節度則雷以節暴人威福  
則雷殺人似雷擊者亦不盡由罪惡而然朱子曰有偶  
然者有為惡而感召者是也又王充論衡曰盛夏太陽  
用事陰氣承之陰陽分爭則相校軫校軫則激射激射  
為毒中人輒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壞是說最有理治世  
餘聞錄明宏治癸丑閏五月薊州忽然晝晦風雷迅猛

空中見雷神無數形狀不一皆披甲執兵及鎚斧劍鑿  
刀戟枷鎖之屬震死九人身體手足分裂又震牛十九  
頭亦然并拔去舌皆攝入空中移時擲下其在地震死  
人牛亦十數同攝者八九十人擲下皆無恙吳偉業綏  
寇紀畧載天啓六年五月初六日雷震王恭廠御史何  
廷樞潘雲翼被震死全家覆入土中竟不知何罪致不  
容於天地也

關壯穆一生只是不詐徐文長嘗有是言余深然之及閱

郭青螺論云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

三國志是二十四年十二月吳

呂蒙以詭詐襲關某蒙未膺爵而死比傳首至洛陽不



數日而曹操死夫曹呂之死即未必盡侯所為特以侯之不詐致受蒙之詐詐者之見死於不詐者猶不詐者之見死于詐者天道也操于君臣父子朋友無往非詐雖欲緩死于不詐者烏可得哉侯累世未嘗易謚

國朝平定準夷乾隆二十五年山左臬臣沈名廷芳奏請改謚 上詔部議易謚神勇云

古人所重者正朔不重紀年春秋首書曰元年春王周正月元年者隱公元年也正月則繫於王周是所重者正朔也後世則以編年為重

明宏治六年癸丑狀元劉中柱六館日抄作毛澄黃光昇

昭代典則作羅欽順未知孰是顧鼎臣狀元錄是科狀元毛澄探花羅欽順

石敬瑭使桑維翰草表請父事契丹受唐禪後以馮道及左僕射劉昫為冊禮使上契丹尊號稱父皇帝自稱兒皇帝契丹亦報稱兒皇帝通鑑紀事本末高祖天福六年党項表上数千言大抵斥帝父事契丹出帝命范質草降表自稱孫男臣重貴方維翰草表時劉知遠以為稱臣可矣以父事之太過然知遠為北平王時屢奉表契丹契丹主賜詔褒美及進書親加兒字于知遠姓名之上知遠弟崇即位乃稱契丹為叔父自稱為姪崇子

鈞事契丹稱男契丹賜詔稱兒皇帝夫莫尊於天而宋  
齊梁陳諸書載郊天之文曰皇帝臣諱對天稱臣猶冠  
以皇帝見名號之不可褻也今乃冠之以兒此真瀆亂  
蔑耻之甚者然不劉本沙陀人假契丹威力偏據中原  
不惜痛自貶損以苟免侵伐猶可言也至宋之徽欽以  
中夏正統丁國破身虜之會不思為社稷死其奉表于  
金稱謂亦同晉漢何耶方幹離不之遣使議和也欽宗  
命李稅往幹離不曰今若議和當輸金五百萬兩銀五  
千萬兩牛馬萬頭表繼百萬匹尊金帝為伯父割中山  
太原河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為質送大軍過河

乃退耳彼其意固在金帛即尊號亦止於伯父而已李  
邦彥浪子宰相也何些書之不盡依所言耶而其後稱  
父稱兒恬不愧忤吾不知當時握筆作表者何人千百  
世後猶令人汗顏也考二帝之再至金誓營也何梟及李  
若水寔勸之行豈表成于二人之手耶然梟于京師陷  
後尚思帥都民巷戰若水於金人逼二帝易服之日罵  
不絕口而死恐未忍出此也

九天淮南子曰中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元天

西北幽天西方昊天

呂氏春秋  
昊作浩

西南朱天南方炎天東

南陽天

廣雅  
蒼天

作界天

炎天

作赤

太元經曰一中天

二羨天三順天

藝文志聚作從

四更天五晬天六廓天七咸天

八沈天九成天其說互異又三十六天雲笈七籤云二

十八天在三界內黃曾天玉完天何童天平育天文舉

天七曜摩夷天為欲界越衡天濛翳天和陽天恭華天

宗飄天黃笳天堂曜天端靖天恭慶天極瑤天元載孔

昇天皇崖天極風天孝芒天翁重容浮天江由天阮樂

天曇誓天為色界霄度天元洞天翰寵妙成天秀樂禁

上天為無色界在三界外者名四人天亦名四梵天又

名種民天曰常融天工隆騰勝天梵度天平育賈奕天

此四人天外曰清微天禹餘天大赤天最上大羅天合

之為三十六云

玉堂閒話上元日豎一丈之竿俟日午影至七尺其年大  
稔九尺或一丈有水五尺歲旱三尺大旱。天中記吳  
俗以十月初五日為五風生日此日有風則每五日風  
雨如期而至終歲皆然謂之五風信

陸機要覽云昔羽山神人逍遙中岳與左元放共遊薊子  
訓所坐欲起子訓欲留之五日之中三雨今呼五月三  
雨為留客雨焦氏書蕉引此作三月三日

凡各府州縣衙門當甬道立石名戒石上覆以亭此自蜀

王孟迪所為宋初刪其文為十六字曰霸奉霸保民膏

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今鐫刻於石之陰焉或云是  
景煥野人閒話書中語歐公集古錄云戒碑起唐明皇  
時特不見其詞或云宋高宗頒是黃庭堅書

羅大經鶴林玉露靜

春先生劉子澄先文公高弟也守衡陽時以冠裳涖事  
憲使趙民則嘗熟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見之民則請  
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  
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其冠裳以見

魏了翁古今考經傳有額有角未有稱顏者曰額曰顏亦  
後世之稱然詩秦風顏如渥丹則已稱顏矣

黃帝書曰知五臟神名晨暮常呼之與言語有痛處自令  
其神治之即差也心神姓張氏字巨明肝神姓婁氏字  
君明肺神姓文氏字元明脾神姓巳氏字元巳腎神姓

元氏字子真雲笈七籤載心神名豪邱字陵陽子明又  
名煥陽昌字道明肝神名開君童字道青又名方長宜  
字子元肺神名青龍字蒸龍子方又名素靈生字道平  
脾神名黃庭字飛龍黃子又名寶元全字道騫腎神名  
雙以字林子又左腎神名春元真字道卿右腎神名象  
地無字道生黃庭內經載心神名丹元字守靈肝神龍  
烟字含明肺神皓華字虛成脾神常在字竟停腎神元  
冥字育嬰其說各不同

成湯頭長漢賈逵頭亦長故曰問事不休賈長頭五代時

范岫亦長頭故南史云進止威儀當問范長頭



粧臺記美人粧面既傅粉復以胭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  
濃者為酒暈粧淺者為桃花粧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為  
飛霞粧梁簡文詩云分粧間淺靨繞臉傅斜紅則斜紅  
繞臉即古粧也按此粧始魏時夜來初入魏宮文帝在  
燈下詠以水晶七尺屏風障之夜來至不覺面觸屏上  
傷處如曉霞將散宮人倣之用胭脂畫曉霞粧

目眇者近有作假睛代之聞京師及蘓人頗工此技價亦  
不廉按吳越脩史載唐立武選以擊毬較能否置鐵鈎  
于毬仗以相擊周寶嘗與此選為鐵鈎所摘一目睛失  
寶取睛吞之復擊毬獲頭籌遂授涇原勅賜木睛以代

之一日晨起漱木睛墜水棄之注木睛不知何物木置  
目中無所礙視之如真睛太平御覽唐崔駸失一目以  
珠代之施肩吾嘲之曰二十九人五十七眼及第看花陶宗  
儀輟畊錄杭州張存幼患一目遇巧匠為安一磁睛障  
蔽其上人皆不辨其偽則假睛由來久矣但未知今所  
用果是何物恨不使梁元帝知之聊釋徐娘半面之憾  
也

婦人乳汁神仙服食經謂之陰丹有身已後月客下絕上  
為乳湏博物志云嬰兒號婦乳出物類相感志云母愛  
惜其子之至則乳出多愛疎則出少引唐贊善大夫呂

旬母張氏八十餘旬不歸母乳汁自出為驗又云則天

朝孟景休有弟景禕在襁褓景休乳之乳為之溢畢構

為戶部尚書二妹

大唐新語丁繼親憂其蕭氏盛氏二妹

俱在襁褓構自

乳之乳為之出飲至長成

唐二事本大

則是愛子而乳出

者不獨母然也余按宋書朱修之傳修之隨到彥之北

伐母聞其被圍既久常憂之一旦乳汁驚出母泣告家

人曰吾今已老忽復有乳汁斯不祥矣後問至修之果

以陷沒此亦愛子乳出之徵又後漢書李元遺孫續失

恃蒼頭李善字次孫親自哺養乳為生漣唐書又載元

德秀撫兄子以已乳含之涉旬有汁遂長大信如諸書

所言天下亦安得有不育之子哉余族中有兒失乳者其祖母鞠之年五十餘矣乳自漣流今兒已十餘歲益足徵鄧氏之說

留青日札云小兒周歲項帶五色彩絲繩名曰百索不知

何義按東宮舊事有六色罽毼云象水中蒼藻以飾毼帶者宋齊書謂魏為索虜謂以索辮髮也今小兒亦以色絲辮髮而後垂之又宋淳熙中剝削童髮必留大錢許于頂左右偏或留之頂前束以綵繒宛若博焦之狀曰鵜角愚謂索者紡絲為繩也風俗通云五月五日以五綵絲繫臂名長命縷一名續命縷亦名朱索而唐百官

志載中尚署五日進百索綬帶賜學士諸官壽索則此小兒所帶正取諸此蓋祝其壽考安寧之義髣髴云云失之牽扯矣

今佛宇稱寺者名小藏云漢明帝遣使之西域求佛書及沙門以來圖其形像置于鴻臚寺以胡人為六卿之爵改廟曰寺似其初固號為廟也李華杭州開元寺碑云漢永平中佛教初至洛陽始置寺賓而尊之比於曹署翻譯名義集寺本是司名西僧乍來權止公司移入別居不忘其始還標寺號按高僧傳明帝於城門外立精舍以處摩騰印白馬寺也名白馬者相傳天竺國有伽

藍名招提其處大富有惡國王利于財將毀之有一白馬繞塔悲鳴即停毀自後改招提為白馬諸處多取名焉此寺所由昉也王阮亭分甘餘話曰漢明帝時西域僧迦葉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至雒陽處之鴻臚寺故後世僧所居皆曰寺元帝被疾求方士漢中送道士王仲都處之于昆明觀故後世道士所居皆曰觀上見洛陽伽藍記及石林燕語下見雲麓漫鈔道士所居曰觀六朝多曰館

升菴外集說杜詩蘆酒多還醉云蘆酒以蘆為筒吸而飲之今之咂酒也又名鈎藤酒酒以火成不醅不竊兩缶西東以藤及取莊綽鷄肋編云關右塞上人造嗜酒以

荻管吸於瓶中老學菴筆記辰沅靖州蠻飲酒以鼻一  
飲數升名鈎藤酒不知何物孫公談圃云辰溪有鈎藤  
酒是蘆酒啞酒鈎藤嗜酒名異而寔同也但其作法不  
傳胡侍珍珠船云齊民要術作粟米燼酒法五六月  
中作之倍美取受兩石以下甕以石子二三升蔽甕底  
夜炊粟米飯攤令冷得露氣鷄鳴乃和之大率米一石  
殺麴一升和法痛按令相雜填滿甕為限以紙蓋口磚  
壓上勿泥之恐太傷熱五六日後以手內甕中看令無  
熱氣便熟矣酒停亦得二十許日以冷水澆筒飲之醕  
出者餲而不美詳其法即今所謂啞酒然今法只用小

白麴或大麥小麥糯不瓶罌中皆得作之而澆飲以湯  
古為蘆酒因以蘆筒吸之故名今云爐當是筆誤酃公  
縣切以孔下酒也按以筒吸飲取酒味之全也占城飲  
椰子酒亦賓主繞甕筒而啞且注水味盡而止近見有  
人作煙詩妄謂蘆酒是煙牽扯可笑。桂海虞衡志南  
人善鼻飲用陶器如盃旁植一小管若瓶嘴以鼻就管  
吸酒漿暑月飲水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邕州人已  
如此陸次雲尚谿纖志啞酒一名鈎藤酒以米雜草子  
為之以火釀成不窮不酢以藤吸取多有以鼻飲者謂  
日人侯更有異趣



浙江名酒最著者吳興若下酒取上若溪下若溪水釀之  
醇美勝於雲陽次則金華酒酒史言京師獨尚金華至  
有晉字金華酒圍棋左傳文之語若杭州之梨花春見  
于長慶集至宋南渡錢塘設官酒庫每歲清明前開煮  
中秋前賣新先期以鼓樂妓女迎酒穿市見於楊炎正  
詩注秀州之清若空見於武林舊事乃今所重者則獨  
推紹興酒味既濃厚行亦甚遠每罍可三十斤許以石  
灰周塗之泥封其口不知始何時按朱弁曲洧舊聞載  
張次賢能臣記天下酒名有明州金波越州蓬萊則宋  
時已然矣又云杭州有竹葉清碧春白酒又湖州有碧

蘭堂雪溪又秀州月夜

北夢瑣言載治火燒瘡無出醋泥光憲家人作煎餅一婢  
抱元子擁爐不覺落火炭之上遽以醋泥傅之至曉不  
痛亦無癰痕按醋泥想以滴醋和泥也滴醋用米製造  
色紅謂之珠兒滴醋

宇文懋昭金志俗酒三行進大軟指小軟指如中國寒具  
蜜糕人各一盤曰茶食按蜜糕以松寔胡桃肉漬蜜和  
糯米粉為之形或方或圓或為柿蒂花大畧類浙中寶  
堦糕今揚州宴客中席進茶食者三猶此俗也

寶堦糕  
俗呼百

形體肥瘠若有分定然過肥者多不滿人意方言益梁間

諱其肥盛謂之脹楊泉物理論穀氣勝元氣其人肥而

不壽

博物志食豆令人肥

古諺云堯舜至聖心如脯腊桀紂無道

肥膚三尺陶穀清異錄諺云開單帶疊塚衫肥人也開

單破裂狀疊塚補衲言掩之多也楊升菴曰俗戲稱體

肥者為腮子

上腮淪聲

晉書諸王傳載司馬保體質豐偉嘗

自稱重八百觔喜睡痿疾不能御婦人王戎子萬有美

名而太肥戎令食糠而肥愈甚年十九而卒又史疇肥

大時人目為笨伯宋書明帝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

衣拜左右二人為司風令史風起方向輒先啟閉南史

宋王元謨傳孝武時黃門侍郎宗靈秀肥壯拜起艱難  
每集會輒賜罷服飲食欲其占拜傾踣以為歡笑南齊  
書湘東王彧山陽王休祐形體肥大帝常以寵盛稱之  
彧尤肥號曰猪王隨郡王子隆年二十一而體過充壯  
常使徐嗣伯合蘆茹之以自銷損又北齊文宣以宰輔  
楊愔體肥呼為楊大肚令執厠籌世說補宋盛度體豐  
肥一日自殿前趨出顧見宰相在後即欲趨避行百餘  
步乃得直舍隱其中石學士中立見其喘甚問之盛告  
以故石曰相公問否盛曰不問別去十餘步乃悟罵曰  
汝乃以我為牛人之把膺雖不自主然上數者似皆以

肥膾為苦故聊撮記之誠能如閔子子夏之所為及東平之為善最樂言副要腹斯可矣

左傳鄭莊公寤生杜註寤寐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辨

之者曰如此當喜何得復驚而惡之又曰寐而生是當云寐生矣杜說非是又記鄭世家云寤生生之難也楊升菴曰生子而開目者為寤生言生而能視陸放翁曰寤當作迯迯者逆也凡生子首先出者順足先出者逆莊公蓋逆生然墮地能視亦事之常改字為迯未免於鑿且釋文訓逆者乃還字亦音諤字書作還爾雅遘逢遇還見也今日迯亦未知何據文選班固幽通賦上聖寤而

後拔兮呂向泣寤觸也曾大家曰迂觸也李善云曾大  
家以寤為迂也故善亦寤作迂則亦是迂非遑也或曰  
寤猶蘇也言生之難絕而復蘇也按崔鴻南燕錄載慕容  
德母公孫夫人晝寢生德左右以告方寢而起鮑曰  
此兒易生似鄭莊公長必有大德遂以德為名則在晉  
世固皆以寤生為易生矣

尺古通作赤禽經雉上有丈鷄上有赤雉上飛能丈鷄上

飛能赤王褒僮約曰三丈一樹八赤為行

藝文類聚北赤訛為樹

史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詔改長赤大斗依周禮制度頒  
之天下魏書赤作尺斗作斗又文獻通考云深赤者十

寸之赤也米芾書畫史云朱長文收錦織成諸佛濶四  
赤長五六赤上有織成牌子題晉永和年造宋朝詞話  
有燈花婆婆第一回載皇宋出三絕第一絕是理會五  
凡公赤上底後排出幾個詞客蘓子瞻周美成等十六  
人公赤今作工尺字索補尺牘古作赤牘懶真子書尺  
亦作赤楊博南有赤噴清裁虞兆浚天香樓偶得尚書  
若保赤子謂始生小兒僅長一尺也古人以尺數論長  
幼如三尺之童五尺之童俗諺亦云六尺之軀七尺之  
軀又成人曰丈夫曲禮服衣若干尺皆是也赤子或以  
赤為解然孟子曰赤子匍匐將入井豈  
亦初生者乎則以為長一尺者是也

吳俗新婦入室以紅綠二帨用同心結繫定夫婦各持一頭以行謂之牽巾當是古人牽絲之義戊辰雜抄云女初至門婿去文許相者授以紅綠連理之錦各持一頭然後入俗謂通心錦又謂之合歡梁通心合歡為名雅甚按紅巾起唐天寶時今富貴家猶用之

莊綽鷄肋編云宋人刻絲法起定州不用大機以熟色經於木杼上隨所欲作花草禽獸授以小梭織緯時先畱其處方以雜色線綴於經緯之上合以成文不相連視之如雕縷之狀故名刻絲如婦人一衣終歲方就使百乞不相類亦可蓋緯線非通絲所織也按刻絲馮氏事



始作克絲洪忠宣松漠紀聞云回鶻以五色線織成袍  
名曰剋絲王佐格古要論謂之剋色作白地青地皆可  
周祈名義考云刻絲宋已有之而刻之義未詳廣雅絳  
乞格切織緯也則刻本當作絳周禮內司服暈衣其色  
元揄狄青闕狄赤皆刻繒為雉形此即刻絲所由昉也  
又按玉藻士不衣織鄭氏注云織染絲織之釋文音志  
今訛為注遂稱注絲或寫為苧絲今又書為紵絲則亦  
刻絲之類也

婦人抹額以縐紗為之俗名包頭相傳出湖州雙林者佳  
余少時所見皆用方紗一幅摺疊而成約濶二寸許從

額上縛於笄下藉以紅錦前繫方結子結上綴珠近蘇  
人新製則縫合為帕前豐後殺當額處為圓稜下垂謂  
之太妖嬈遍考古制無聞惟漢書載薄太后以冒絮提  
文帝晉灼注云巴蜀異物志以頭上巾為冒絮應劭謂  
之陌額絮顏師古云冒覆也老人所以覆頭也疑是此  
飾之權輿但晉灼之說即所謂絮巾漢書皇后親蠶絲  
絮織室作祭服皇后得以作絮巾是也蜀人蓋呼絮巾  
為冒絮陌額或曰陌頭即幪頭也從項中而前交額上  
卻統於髻與此不同二儀寶錄載禹會塗山夕雷電中  
有甲卒千人不被甲者紅綃帕抹其頭云海神來朝而

韓退之元和聖德詩云以紅帕首言以紅綃縛頭如今抹額又皆非婦人之飾馬縞中華古今注云隋煬帝淫侈欲見女子之容詔去席帽戴幞頭巾子即幘也以皂羅為之此製起於周武帝用三尺皂絹向後幞髮本名折上巾如今結巾垂兩角而無帶唐則天時以絲葛為之開元間始易以羅添設四角兩角垂前兩角繫腦後故亦謂之四脚寔四帶也當時男女蓋通服之元稹贈官妓劉采春詩謾裹常州透額羅可證宋時謂之擦頭編子今俗所用或其遺制歟。毛晃增禮部韻畧幘頭一曰幘帶亦作帕帕額首飾也

席帽即古帷帽亦名圍帽創自隋代

唐劉子元晉今畫昭君入匈奴而婦人有施

帷冒者帷冒鞞于隋代非漢宮可用豈可因畫為故實乎

男女通用以韋為之四周

垂絲網之婦人則施以珠翠丈夫則否唐永徽中拖裙

到頸事物原始云今世士人往往用皂紗全幅綴於油

帽或氈笠之前以障風塵為遠行之服蓋本於此又有

面衣前後全用紫羅為幅下垂雜以他色為四帶垂于

背為女子遠行乘馬之用亦曰面帽按面衣疑即羃羅

其制亦起齊隋間中華古今注云唐武德貞觀間宮人

騎馬多著之至神龍末始絕象類今之方巾全身障蔽

曾帛為之開元初宮人馬上著胡帽靚粧露面士庶咸

效之胡帽則帷帽也大唐新語云顯慶中詔曰官家家  
口咸厠士流衢路之間豈可全無障蔽比來多着帷帽  
遂棄纂羅曾不乘車只坐擔子過於輕率深失禮容自  
今已後勿使如此至天寶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  
衫鞭帽內外一貫矣新唐書五行志唐初宮人乘馬者  
依周舊儀著纂羅全身障蔽永徽後乃用帷帽施裙及  
頸頗為淺露至神龍末纂羅始絕皆婦人預事之象清  
波雜志士大夫於馬上披涼衫婦女步通衢以方幅紫  
羅障蔽半身俗謂之蓋頭蓋唐帷帽之制也石林燕語  
云席帽裁帽分品級

後魏辛紹先有至性丁父憂三年頭不櫛沐  
髮遂落盡故常着垂裙皂帽官至下邳太守

名義考云今言段者純絹之堅美者古無段之稱其曰段者猶言端匹也今人妄從絲作緞非是余按杜工部集有遺織成錦段段字僅見于此續松漠紀聞云耀段褐色涇段白色生絲為經羊毛為緯好而不耐豐段駝毛段其色有褐有白然非今中土所謂緞也玉海載宋太宗端拱元年幸國子監賜李寬繡段百疋至靖康末金人索表段百萬疋不知與今所尚者何如然明世尚無緞今之緞熟絲織成五色皆有價最貴意即古所謂縑縑也絹之縑絲而細密堅緻不漏水者也古詩新人上裁縑段人上裁素是縑為五色絲所裁可知而晉令

縑一匹當絹六丈則在當時價已昂貴矣今則無貴賤  
皆服之

席上腐設云褐乃編枲粗短衣不黃不皁賤者之服非毛  
布也褐字從衣𣪠字從毛鄭康成誤以褐為𣪠遂云毛  
布毛布乃今之斜褐價貴于苧麻多矣此豈賤者之服  
名義考云褐說文編枲𣪠也馬絡頭也亦名馬衣賤者  
編枲為衣寬大似𣪠故曰褐寬博毛布以禦寒何取寬  
博哉今士子出身曰釋褐言去賤而將貴也若毛布則  
罽也亦謂之𣪠愚按罽即今之氍毹楊雄蜀記所云南  
越之氍毹者是也亦名霞毼紅色出吐蕃中天竺等國

又名毘毘又名多羅戎出秦蜀邊境及廣中洋舶携至者五色皆備出西番及陝西甘肅者用戎毛織就濶一尺許亦名普羅與洒海刺相似却不緊厚價亦不貴洒海刺出西番亦戎毛織成濶三尺許緊如毡果爾賤者安得有是服耶

中興係年錄載紹興二年王彥恢制飛虎戰艦旁設四輪每輪八檣四八旋轉日行千里此公輸鉤拒伍員戰具所未備也考後漢岑彭傳載棹卒六萬餘人露橈數千艘注棹卒持棹行船也露橈謂露檣在外人在舟中則莫時已有之矣吳志呂蒙襲關羽至尋陽伏精兵于艤



艤中使船中搖櫓作商賈服晝夜兼行南史王鎮惡水軍自河入渭橋乘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外不見人北人驚以為神而楊誠齋海鱣船賦序言采石戰艦曰蒙衝曰海鱣人在舟中蹈車以行但見船行而不見人然則飛虎即蒙衝之遺制耳

船有銅船交州記安定縣有越王銅船潮退則見又陰雨日百姓樵採見銅船出水上是也有鐵船淮南子云鐵可為船是也又華山記王元仲登蓮花峯有破鐵舟存焉述異記云滄州有澄永泉亦名流永渠金石不沉州人以瓦鐵為船舫有土船蜀錄南部蠻五姓相爭乃以

土為船彫畫之浮于水中曰其船浮者以為廩君李特  
之先巴氏子務相船獨浮因共立之乘土船有石船臨  
海記白鵠山中有湖湖中有石舩舩是也有竹船山海  
經衛邱之田竹大可为舟是也有皮船後漢書護羌校  
尉鄧訓令長史任尚造草為船置簞上以渡河掩擊迷  
唐是也又後燕錄慕容垂擊翟釗為牛皮船百餘艘載  
短兵列杖遡流而上南史宋沈攸之等造皮艦千乘又  
正字通明少保戚繼光濟水法用生牛馬皮竹木緣之  
如箱形火乾再用竿繫助之以浮水一皮船可乘一人  
西史船合可乘三人有泰船續述征記石壺臺有敗赤泰

船土民皆謂為堯時物是也

演繁露杜詩舟行多用百丈問之蜀人云水峻岝石又多  
廉稜用索牽遇石輒斷故劈竹為大瓣以麻索連貫其  
際以為牽具是名百丈百丈以長言也余按爾雅邢疏  
李廵云薜竹為索所以維持舟者何承天纂文竹索謂  
之筏則竹索由來久矣南史朱超石傳宋武帝北伐超  
石董舟師入河陽軍人緣河南牽百丈有漂度北岸者  
注百丈以巨竹四破之大如人臂用麻索連貫為牽舟  
具然則亦不專為石稜設也

輶古稱肩輿亦稱擔子其字始見於漢書嚴助傳云發兵

入越地輿輶而隄領祗虔曰輶音橋臣瓚曰今輿車也  
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蓋山嶺峻險非車馬所得通因  
有此制史記夏本紀禹泥行乘橈集解孟康曰橈形如  
箕擗行泥上如淳曰橈音茅絕之絕謂以板置泥上通  
行路也正義云形如舢舨而短小兩頭縱起人曲一脚泥  
上擗進用拾泥上之物今杭州溫州海邊有之又河渠  
書曰禹泥行蹈雋山行即橋徐廣曰橋一作橈直轅車  
也尸子作山行乘橈又曰行塗以楯是則橈與橋二者  
寔皆輶之權輿也輶初以竹為之故公羊傳筍將而來  
莫詩輿車如史記張耳傳上使泄公持節問貫高于便

輿前乃今之兜子嚴助所乘亦是物漢書王莽傳莽子臨久病朝見挈茵輿行晉灼曰漢儀注皇后婕妤乘輦餘者以茵四人舉以行豈今之板輿而鋪茵乎今之輦亦用竹以人舉之孟合筍輿茵輿為之而簾幃深密飾以華綵美于蒲輪安卑多矣嘗考官僚出入乘輦殊非古制魏書高祖以游明根為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三國魏志明帝時太傅鍾繇有膝疾拜起不便華歆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舁上殿就坐是後三公有疾遂為故事新唐書禮儀志云永徽中婦人始用帷冒施裙及頸坐擔以代乘車命婦朝謁則以駝駕車

詔禁不止中宗後宮人從駕皆胡冒乘馬海內倣之巴蜀婦人出入有兜籠乾元初蕃將又以兜籠易負遂以代車文宗即位詔定儀制一品導從七騎二品三品以五騎四品三騎五品二騎六品一騎五品以上及節度使冊拜婚會則車有幃外命婦一二三品乘金銅飾犢車擔舁以八人三品舁以六人四五品乘銅飾犢車擔舁以四人胥吏商賈之妻老者乘輦車兜籠舁以二人商賈庶人僧道不乘馬開成末定制宰相三品師保尚書令僕射諸司長官及致仕官疾病許乘擔如漢魏載輿步輿之制三品以上官及刺史有疾暫乘不得舍

驛唐會要云開成五年黎植奏朝官出使自合乘驛馬不合更乘擔子自此請不限高卑不得輒乘擔子如疾病即任所在陳牒申中書門下及御史臺其擔夫自出錢雇其宰相至僕射致仕疾病者許乘之王稱東都事畧仁宗景祐三年詔民間無得乘擔子其用兜子者所畧無得過二人朱子語類宋世南渡以前士大夫皆不甚用輜如王荊公程伊川皆云不以人代畜朝士皆乘馬或有老病朝廷賜令乘輜猶力辭後受自南渡後則無人不乘輜矣周煇清波雜志政和間詔非品官之家不許乘暖輜武臣任王兵差遣緣邊安撫兵走馬承受

並不得乘轎亦紹聖之制雲麓漫鈔舊並乘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滑特許暫乘車轎不得入宮門候路通依常渡江後方許乘轎迄今不改鄭曉今言曰洪武癸亥賜六部尚書馬已已賜有司方面官<sub>馬</sub>諭兵部尚書茹瑺曰布按二司官方面重臣府州縣官民之師帥跨驢出入非所以示民或稅馬部民甚乖治體其官為市馬司二十匹府半之州縣又半之裨史類編云明洪武永樂間大臣無乘轎者觀兩京諸司儀門外各有上馬臺可知矣或云乘轎始于宣德成化間始有禁例文獻三品以上得乘四品以下乘馬<sub>後</sub>說明通紀述遺



憲宗成化十三年太監汪直言洪武永樂間人臣無敢乘轎者正統時文官年老或乘肩輿景泰以來師保既多乘轎至於今兩京五品以上無不乘轎者文職三品年六十以上可許武職宜一切禁止從之本稿乃吳綬所撰又曹臣舌華錄明舊例科道俱乘馬不得乘轎王化按浙一舉人入謁化問曰若冠起自何時舉人徐曰起於大人乘轎之年化明中葉內外大員已皆乘轎然余觀野獲編載嘉靖間供事內廷奉元修者惟嚴分宜以衰老得賜腰輿至八十再賜肩輿夏文愍瞿文懿俱賜乘馬二公自私用腰輿上聞以為僭心啣之夏被禍

瞿被逐已胎於此矣。鳳洲筆記亦載此事云。嚴以年老得乘腰輿已未以八十賜肩輿。此希特之典則是非恩賜并文臣三品無乘輜之理也。本朝文武職官一二品八輜七品以上四輜未入流者與庶人等用二人肩之。乾隆丁丑聖駕南巡詔武官自兵部侍郎以下俱不得乘輜。於是環甲執戈之士皆騎馬矣。而文臣則乘輜如故。舊唐書褚无量傳為造腰輿令內給使舁於內殿。狀蓋畧如今之兜子。舁者用力在腰故曰腰輿。若肩輿則全用力全在肩故禮較優於腰輿。今南方肩輿無不得乘者但視其力耳。

周書王朝步自周黃公紹曰步步輦也謂人荷而行不駕

馬也則亦是擔子所緣起矣

後世

方書馬鐙治野田燐火或火光出沒用馬鐙相戛作聲即

滅故張華云金葉一振遊光飲色注金葉馬鐙也

傘一作繖即古之蓋也古今注黃帝始作華蓋太公始作

曲蓋周禮輦車有羽蓋蔡邕獨斷云凡乘輿皆羽蓋金

華爪黃屋左纁黃屋者以黃為裏也金根車以青纁為

蓋漢公侯皆皂纁蓋二千石皂蓋餘皆青蓋至晉輿服

志功曹吏繖扇騎從始有繖名史記五帝紀舜以兩笠

自扞而下注皇甫謐云雨繖繖笠類晉書王雅傳遇雨

請以繖入南齊書長沙威王晃多從武容燠赫都街時  
人語曰煥煥蕭四繖而魏書裴延儁傳山胡持白傘白  
幡南史王綰一作籍徒行市道輒以笠傘覆面又直作傘  
通雅謂繖本因古之綵說文綵旌旗之旂爾雅纁帛綵  
注衆旒所著正幅為綵此即繖之原也其繖頂金人謂  
之浮圖嘗考之杜氏通典言晉諸臣乘車有蓋無傘元  
魏自代北有中國北俗便于騎則傘蓋施于騎耳疑是  
後魏時制亦古張帛為繖之遺事高齊始為之等差今  
天子用紅黃二等而庶人通用青又玉屑云魏人以竹  
碎分并油紙造成傘便於步行騎馬傘自此始今按南

齊書魏虜傳宏率公卿戎服繞相天壇以繩相交絡紐  
木棖覆以青繒形制平圓下容百人坐謂之為繖一云  
百子帳宏是魏孝文帝名此則繖自魏始之明徵也或  
曰魯班妻造謂其夫曰君為人造居室固不能移妾為  
人所造能移千里之外則是蓋與繖之制不相同然自  
有傘而蓋不復用矣唐及五代宋初京師不禁打繖五  
代始命御史服裁帽宗淳化初命公卿皆服之既有繖  
又有帽故謂之重戴祥符後惟親王宗室得打繖其後  
通及宰相樞密叅政五年初京城士人舊用青涼繖祥符  
中書樞密院亦許用每年惟親王得用之餘悉禁六年  
車駕行幸扈從皆徹去明代鹵簿有紫方繖紅方繖

曲柄紅繡繖直柄黃繡繖十餘樣文武官一品至四品俱用黑色茶褐羅表紅絹裏三簷五品用青羅表紅絹裏兩簷六品至九品俱用青絹表裏兩簷 本朝因之四品以上紅傘五品以下皆青傘

因話錄近歲衣制有一種如旋襖長不過腰僅掩肘以最厚之帛為之仍用夾裏或其中用綿者以紫皂緣之名曰貉袖聞起于御馬苑圉人其短前後襟者坐鞍上不妨脫著短袖者便控馭也按此即今之馬鎧子也特當胸用紐及無紫皂緣為異耳

古時女子衣與裳連如披襖短長與裙相似有尊一之義

自始皇元年詔宮人及近侍宮人皆服衫子亦名半衣而衫與裙始分矣然長袖猶至于膝今且不然矣余見滿洲婦人衣長委地不分衫裙蓋古制也

研北雜志云鄭康成言易詩書春秋簡長尺二寸每簡三十字孝經半之論語簡八寸蓋古今簡冊字有定數每一簡三十字此蓋言竹簡也秦漢以還始用石刻蔡邕奏定六經刊于碑謂之石經嵇康亦有石經邯鄲淳有三字石經裴顧刻石經是也人間則用楮墨鈔錄至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自此書有印板矣仁五經尚未有鏤板後唐明宗長

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思請令刊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  
刻板印賣從之景德中又募印司馬班范諸史迄宋而  
刻鏤益精故胡應麟筆叢云雕本肇自隋時行于唐世  
擴于五代精於宋人

開元禮儀纂漢制朝服帶劍晉代之以木謂之班劍雲谷  
雜記云近世官府騶從所持假劍以木為之號木劍東  
齊著令謂為象劍言象于劍

夏禹鑄九鼎以象九州尚書正義曰左傳王孫滿云貢金  
九牧鑄鼎象物然則九牧貢金為鼎故稱九鼎其寔一  
鼎戰國策顏率說齊王云昔武王克商遷九鼎鼎用九



萬人則以為其鼎有九游說之辭未可信用然鼎之上  
備載九州山川異物又亦可疑未知孰是也王嘉拾遺  
記云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  
以雌金為陰鼎以雄金為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  
休咎自顯王四十二年鼎淪泗沒於淵見竹書後始皇使  
數千人求之不獲見史記至今終不可踪跡文獻通考則  
云赧王五十九年周亡秦昭王取九鼎其一飛入泗水  
餘八鼎入于秦中不知何据孫暢之述書云九鼎日移  
五步人多不覺自周邾鄆以來東南移不知今至何國  
也道人商行傳曰鼎在蜀賓于陽州又是西北又郡國

志載成都鼎鼻山周九鼎淪一於此往往見鼎耳故名  
南移之說莫可考證余謂楚子問輕重大小不為無見  
蓋在當時已無復有知之者矣。湯時大旱使人持九  
足鼎祝山川而天大雨見說苑伊尹修玉鼎以事湯湯  
賢之以為相見楚詞注

學齋佔畢每鼎重八千一百斤

魏了翁讀書雜鈔云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鄭  
注云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皇氏曰鄭注論語夏曰  
瑚殷曰璉誤也

憶壬申秋余謁祝人齋先生於海鹽之天寧寺時先生方  
纂禮記為廣業說犧象云舊在曲阜觀聖廟祭器犧尊

作牛形象尊作象形皆穴背受酒高一尺餘此蓋本王  
肅之說惜未得明證余心識之後讀南史載劉杳博綜  
群書嘗與沈約語及宗廟犧樽約曰鄭元答張逸謂為  
畫鳳凰尾婆婆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言未  
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項及背以出內酒  
魏時魯郡城中得齊太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  
形晉永嘉中賊曹嶷于青州發齊景公冢又得二樽形  
亦為牛象二處皆古之遺器知非虛也約大以為然又  
按博古圖載周時犧尊二皆有蓋以口為流四足無銘  
並全牛像之形而鑿背為尊象尊有蓋四足有提梁無

銘全作象形問背為尊據此則今廟中所用正合古制而犧象本是二器注家謂畫鳳尾而飾以象骨者大誤矣

世本言堯臣無句作磬其制詳于博古圖大約中高而上大者為股其下而小者於所當擊則為鼓上股下鼓分為倨句之勢以成磬而屬之于篳凡特磬編磬大小雖殊其制則一或用玉或用石更有煎金鎔範而成者周時已有之然磬自是石部樂不得用金胡侍珍珠船云梁因方響之製為銅磬南齊太祖以宮城更鼓驚眠易以鐵磬通典云梁有銅磬今之方響也以代磬則直以

金代石矣按鐵磬即今之雲板古名響板蔡確傳有侍  
兒名琵琶公每叩響板鸚鵡輒呼其名是也方響據樂

府雜錄只是擊甌擊甌出於擊缶武宗朝郭道源特善  
此技以邢甌越甌共十二隻旋加減水于其中以筋擊  
之又似今之九雲鑼明皇雜錄胡部無方響以直板聲

不應諸調惟太宗內庫片鐵方響應二十八調

舊唐書樂志方

響以鐵為之修八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文  
設案倚于架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者總三四寸

苑英華載李沆方響云季倫怒奪珊瑚鉤推靈芒

當作

芸整鬢步搖折十六葉中侵素光寒玲震月雜佩璫牛

父詩云樂中何樂偏堪賞無過夜深聽方響緩擊急擊

曲未終暴雨飄飄生座上鏗鏗鏘鏘寒重重盤渦颺派  
鳴蛟龍高樓漏滴金壺水碎電打着山寺鍾又云長短  
參差十六片敲斷宮商無不遍此樂不教外人間尋常  
只向堂前宴宋祈筆記云樂石有磬今浮屠持銅鉢亦  
名磬世人不識樂石而儒者往往不曉磬折義故不獨  
不識磬又不能知鉢

古瑟五十絃黃帝破之為二十五絃秦人鼓瑟兄弟爭之  
又破為兩箏之名自此始其制十三絃亦有十二絃者  
謂之秦箏或云秦俗薄惡有父子爭瑟者各入其半遂  
名為箏

今備火具有水龍激水甚便後漢宦官傳靈帝作翻車渴  
烏施于玉門外西郊用洒南郊路省百姓洒道之費按  
渴烏為曲筒以氣引水而上水龍殆其遺製歟

唐人酒令有骰盤擲色爭勝者有用籌箸者以槍旗等為  
色目有用指巡胡者指巡胡一名酒胡子徐夬詩直指  
寧偏黨無私絕覬覦嘗歌誰擲袖應節漸輕軀恰與真  
相似毡裘滿領鬚足想見其遺製有藏閤者本古藏鈎  
戲唐人詩云城頭椎鼓傳花板席上搏拳握松子是也  
又有拋打飲酒等曲其拇戰五指呼為五峯名蹲鴟者  
大指也鈎戟食指也玉柱中指潛蚪無名竒兵小指也

賓子野酒譜只載酒令皆隱合古人名姓如孟嘗門下  
三千客大有同人湟水渡頭千萬羊未濟小畜鉏麋觸  
槐死作木旁之鬼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之類亦有  
別趣

庶物異名疏穆天子傳盛姬病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  
是曰壺輻郭璞云壺器名輻音遄速也今京師於煤爐  
上煖酒煮泉以取速者曰輻子當用此字顏師古急就  
章注輻小卮也上有蓋輻亦音遄按輻子吳中亦用之  
讀若端李濟翁資暇錄元和末始用注子酌酒其形若  
螯而蓋觜柄皆具太和九年後中貴人仇士良等惡其名同



鄭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異之目之曰偏提論者亦利其便林洪山家清供偏提猶今酒甕長可尺五而匾容斗餘上竅出入猶小錢大長可五分用塞設兩環帶以韋草為之和靖翁送李山人故有身上祇衣粗直掇馬前長帶古偏提之句

袁了凡先生嘗遇一僧授以功過格力行數十年功名嗣壽求無不獲或疑其近于計功<sup>謀</sup>近利然自求多福理實如此季文子不云乎<sup>上</sup>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

古人祭用丁日故有上丁仲丁之稱亦有用戊者金史禮志大定七年建社稷壇祭用春秋二仲月<sup>上</sup>戊日野獲編

嘉靖十年上手西苑隙地立帝社帝稷之壇用仲春仲秋次戊日躬行秋報禮蓋以上戊為祖制社稷祭期故抑為次戊蓋又為天子私社稷也

今國家詔勅首標奉天承運四字承明制也野獲編云太祖初定大朝會正殿曰奉天殿門名亦如之其後文皇營北京遂仍其名燬于火世宗更其名曰皇極而一切封拜無論為功勲為恩澤為文武必以奉天為號列聖相傳不改太祖勅命曰奉天承運皇帝太宗封功臣曰奉天靖難次曰奉天翊衛奉天翊運惟此稍異耳今郡縣東嶽廟獨多以嶽本衆山之宗而岱又諸嶽之宗

也古者祭以壇壝而已自拓跋氏始為五嶽四瀆立廟  
五嶽總立一廟于桑乾之陰桑乾今盧溝河也然尚未  
有封號至唐始分立廟于五嶽之麓而東嶽泰山神封  
為天齊王此開元十三年十一月壬辰事載在會要已  
乘五嶽視三公之義矣其徧天下則肇自宋之中葉文  
獻通考云宋大中祥符元年會要作二年封禪禮畢詔加號  
泰山天齊王為仁聖天齊王五年詔加上東嶽曰天齊  
仁聖帝而元文祭祀志載至元二十八年加上東嶽為  
天齊大生仁聖帝迄今神祀不絕夫泰山地祇也古祀  
典具在今之立廟名為崇敬寔褻之也元吳文正公澄

東嶽仁聖宮碑云宜禮以地祇而不人其像尊比三公而不帝其號兆之如四望而不屋其祠疲縣于其方嶽而不徧祠于郡縣如是雖元聖復生必無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之譏此數言者所以風切時事者至矣是碑蓋應吳間聞全節之請而作至泰山三郎廟五代會要載後唐長興四年封為威雄大將軍宋大中祥符元年一作七年加封炳靈公則尤不經甚矣唐書天寶六載正月十二日封四瀆河為靈源公濟為清源公江為廣源公淮為長源公宋會要仁宗康定二年詔封四瀆皆為王又真宗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詔加封嶽后號

東嶽淑明后南嶽景明后西嶽肅明后北嶽清明后中  
嶽正明后

世傳關侯所騎馬曰赤兔不知所據攷曹瞞傳呂布有駿  
馬名赤兔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則赤兔乃  
布所有非侯也劉侗帝京景物畧載姚彬關王廟俗傳  
吳將姚彬盜關公馬被獲不屈廟塑縛彬像其馬回望  
公色歎沫而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則云彬初為黃巾賊  
將母病思食良馬肉彬知壯繆所騎赤兔最良因投麾  
下竊赤兔以逃關吏執之以歸壯繆將殺之忽大哭言

將與母永訣乃釋之此事若信則赤兔誠為侯馬矣但其說并為稗野所不載恐不免於荒唐趙氏又云廟中塑像甚古殆元時舊塑劉同人至謂為隋時像斯亦奇矣

今人呼老泉曰老蘇子瞻曰大蘇子由曰小蘇總呼曰三蘇此不獨當時人呼之子瞻弟兄亦自稱之元祐四年八月子由充賀遼生辰國信使至彼每問大蘇學士安否子由經涿州寄詩于兄曰誰將家譜到燕都識底人問大蘇莫把聲名動蠻貊恐妨他日卧江湖蘇子瞻得詩次韻云毡毳年來亦甚都時聞鵠舌問三蘇那知老病深無用欲向君王乞鏡湖詩見吾鄉陸辛齋詩話

中又薊州古北口僧寺有石刻子由古北口道中詩云  
亂山環合疑無路小徑縈迴長抱溪髣髴夢中尋蜀道  
興州東谷鳳州西塞北小鈔載此詩云是宋元祐間子  
由奉使契丹時所作張芸叟奉使大遼宿州館中有題  
子瞻老人行于壁者聞襄陽書肆亦刻子瞻詩數十篇  
芸叟題其後曰誰題佳句到幽都逢着胡兒問大蘇見

水燕  
談

前秦錄王景畧見桓溫坦蟲談當代事旁若無人捫字甚  
有意態按風俗通東漢趙仲讓為梁冀從事中即將冬  
月坐庭中白日解衣裘捕蟲晉書顧和傳為王導從事

月旦將朝停平門外周顓遇之和方擇蝨夷然不動北齊書邢劭傳子才對客或解衣覓蝨且與劇談李延壽北史司馬子如傳子不出獄神武哀其顓顓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蝨齊東野語嘗見山翁野媪得蝨則置之口中揆之古人應侯謂秦王曰得宛臨流陽夏斷河內臨東陽邯鄲猶口中蝨王莽校尉韓威曰以新室之威而吞胡虜無異口中蚤蝨陳思王曰得蚤蝨者莫不靡靡齒牙為身害也三之言乃爾則野老嚼蝨蓋亦自有典故擇嚼字尤新先叔曾祖柯雲翁取掩群之義作掩蝨詩亦甚創闢



余閱勝國史至靖難復辟二案未嘗不掩卷而嘆也成祖  
草建文年號英宗削景泰帝號此趙高所以待二世劉  
知遠所以待出帝者而悍然施之叔侄兄弟間而不顧  
此豈復有人心者哉金川門之變楊士奇成祖寔錄謂  
中使出建文屍于火中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而  
不言葬地所在知為欺世之詞或謂松陽王景請葬以  
天子禮成祖從之果爾何以無陵寢可據好事者乃指  
北京金山口景皇帝陵北天下大師之墓以當之野史  
又言葬之西山不封不樹遂舉不知誰何之墓以寔之  
轉相紀述觀崇禎中駙馬都尉鞏永固疏請建文帝尊

謚及入祀典思陵曰建文無陵從何處祭萬授一經嘗云天下大師墓乃蒙古僧則諸說之妄自見夫建文以太孫冊立於洪武二十五年越七年而始登極在位四年而殉社稷即其設施亦一中材主也而終明世不置陵寢不入祀典枉魄憤鬱痛等若教其不得加美謚又無論已吾不知建文竟何罪于明而至此若景皇帝授命慈宮計安社稷遣使奉迎上皇至再至三此徽欽所不敢望於九哥者而南內奉養且八年無間雖建儲之際不無遺議要不得以篡竊罪之也奈何復辟而後即廢為郕王所立皇太后皇后太子俱草其名號及薨葬

祭禮如親王謚之曰戾貴妃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  
殉葬其不從石亨之言革除年號者幸耳嗚呼亦不仁  
甚矣賴憲宗幹蠱追復帝號詔禮部張懋等議上尊謚  
恭仁康定景皇帝遣官致祭禮如長獻諸陵稍厭衆心  
然猶遲之又久至成化十一年始有是舉國史唯疑載  
景帝追復謚號始荆門州訓導高瑤初為黎淳所駁辭  
甚厲訖如瑤請亦公論之不容泯也余嘗見南都太僕  
寺少卿萬元吉疏奏言宏治中布衣繆恭伏闕上書請  
復建文時故號爵其後裔奉祀時繫恭獄以聞于上敬  
皇帝赦勿罪又考萬厯十四年七月南京太常寺卿沈

子木亦嘗上疏請立建文帝祠祀不報後至十六年始

以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言僅復建文年號而已其公論又何

在乎

靖難兵之燕王上書建文為報父讐事未畧元年十一月初九日臣諱是時已不稱建文吾鄉

許杞山先生撰草朝志追尊帝號凜然春秋之義然遜

位南服迎養南內亦泥于俗論而皇太后呂氏但云相

傳以焚崩莫可考皇太孫妃馬氏皇太子文奎皆云存

歿無考許聞造曰洪熙元年長陵碑云建文雖廢沒猶

書崩崩非天子何以得書皇明紀畧乃云宣德間卒禮

葬于平山隙地或云送葬鳳陽夫太祖作法於涼不再

傳而變生骨月成祖肆行篡弑三傳而釁起寇戎吁可

不戒哉

明高廟孝文廟陵仁廟宣廟陵皆用人殉葬至裕陵始

革除之皇明通紀云天順八年正月上遺命勿以殯御

殉葬命太監牛玉執筆書之否恭錄云英宗臨崩召憲

廟謂之曰用人殉葬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

孫勿復為之至今遂為定制又京城阜成門外去慈慧

寺約二里有靜樂堂其牆陰則宮人斜也磚甃為二井

屋以塔南通方尺門謹閉之井前結石為洞四方通風

凡宮人無名稱者有病則出之禁城後順貞門傍承以

殮具昇出元武門迤邐達安樂堂授守者名本堂土工

易以朱棺禮送之靜樂堂火葬之塔井中嘉靖末有貴  
嬪捐貲易民地數畝其焚燼不願井者悉內地中詳載  
菊隱紀聞夫殉葬始於暴秦燼葬昉自佛氏皆不經之  
極至者而明制亦復乃爾英宗盛德固遠出尋常萬萬  
而貴嬪一舉亦差強人意然生侍宮闈死投灰燼仁人  
殊不忍聞當時後世乃相習而不知其非則惑于西方  
之書者深矣惟是漢唐以來諸帝升遐宮人無子者悉  
遣詣山陵朝夕具盥櫛治衾枕事死如生明制諸陵惟  
中官洒掃不遣宮女為遠過前代耳

宦官之禍至明末而酷甚矣太祖不許寺人識字庶幾防

微杜漸之意而其制乃使直房內官與司房宮人自為  
伉儷謂之對食亦謂之菜戶亦有強作伉儷者稱白浪  
子此非誨淫而何忠賢客氏公然牝牡寔胎核于此立  
法誠不可不慎也考對食之名寔始自漢漢書外戚傳  
云房與曹對食謂中宮史曹宮與宮婢道房也皆係婦  
人猶之可也

天下大師墓之非建文陵也兩京求舊錄客座贅語辨之  
詳矣但老佛既屬無稽闔宮自焚不應并其屍無之也  
當日中官出自火中即妄指后屍為帝屍亦不應竟無  
頓放處蓋自惑于正統移入大內之說好事者遂以金

山西山疑似之間求之考萬厯間南京太常寺卿沈子  
木疏言建文帝御宇四年死葬西山不得一孟麥飯下  
同庶民宜敕禮官議立祠祀似西山寔有是事然永樂  
定都北京在十九年正月是十九年以前固在南京也  
葬用天子禮之說雖萬無是事即云藁葬但當於南京  
求之或者冬青細雨偶一遇之耳

曲禮奉席如橋衡橋亦衡也符子燕昭王豕大如沙墳異  
之命衡官橋而量之折十橋豕不量是也

江表傳載魏武欲知象舳重莫出其理鄧王冲尚幼曰置  
大船<sup>象</sup>上刻其所至秤物以載之校可知也魏武大喜按



符子載燕昭王大豕大如沙墳異之命衡官橋而量之  
折十橋豕不量又命小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云舟量  
正鄧王秤物以校之說也慧悟者自與古人暗合耳

十月朔日覆校訖